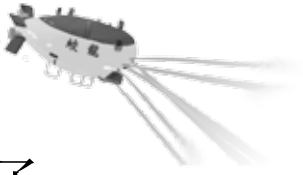


# 目錄

序言	III
引子	002
第一章 白色大船	010
第二章 第四極	044
第三章 骨螺記憶	066
第四章 蛙人考試	084
第五章 零與海平面	104
第六章 颱風日誌	126
第七章 夏的後半段	150
第八章 潮水的日子	166
第九章 深藍暴雪	186
第十章 海上晴或雨	210
尾聲	231
作者手記	239



## 引子

一艘潛水器正緩緩穿過西印度洋。它有八組燈，一起打開時，光柱將面前八九米的地方映成了冰藍色，彷彿將海水鑿出了八條洞穴。

潛水器名叫「蛟龍號」，幾個小時之前，它從印度洋的海面向下、再向下，攪起的氣泡掠過那些風暴般的魚羣，消失在褐綠色的海藻森林中。然後，黑暗便襲來了，愈聚愈多、片片甦醒，直至將它包裹。

潛航員付雲濤、唐佳霖和科學家楊敏正坐在狹小的球艙中，透過圓形的觀察窗向外凝視，他們來到了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

付雲濤二十四歲，唐佳霖二十三歲。加入「蛟龍號」團隊之前，他們從未見過大海，大海也不認識他們。他們倆一個來自湖南，一個來自四川，來參加潛航員考試時，才第一次見識到

了海。那次相遇徹底改變了兩人的命運，誰能想到，最後只有他們兩個通過了全部考試，成為我國第一批潛航員。而在那之前，他們周圍甚至連知道「潛航員」這個職業的都沒有幾個人。

那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了，但每次下潛，他們都還會想起。

此刻，鯊魚形狀的「蛟龍號」是深海中唯一的光源。他們正緩緩逼近目的地——近3000米深海處的山脈：洋中脊。如果你能把海水排開，就會發現，那幾乎是地球上最大的山脈，它穿過地球上所有的大洋，擁有一道長達十幾公里的裂谷。跟這座山脈相比，「蛟龍號」就像是古老地圖上的一枚圖釘。

潛水器內部的儀器屏幕上顯示，當前的深度是2984米，準備着底，從「蛟龍號」的腹部兩側無聲無息地落下了兩組大鐵塊。

「注意注意，壓載鐵已拋下。我們要着底了。」唐佳霖提醒道。

燈光下，壓載鐵攪起的白色粉塵毫無節制地撲過來。過了很久，他們才能再次看清窗外的景象。那裏遍佈大大小小的石塊，拳頭狀，灰色夾雜着白色。如果它們能發出聲音，一定是一片憤怒的吶喊。可惜它們的聲音被海水吞沒了，只能攥緊拳頭忍受着。

「這些石頭的形狀，是海底火山造成的啊！」楊敏激動起來，她是研究海洋地質和生物的專家，「是熔岩把它們變成一坨一坨的，又沿着火山的斜坡滾落，就成了現在這樣。」

付雲濤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方的觀察窗，他坐在主駕駛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蛟龍號」。在他頭頂，有整整一面牆，閃爍着各種各樣的按鈕和儀表燈。

「這座火山還很年輕，最近還在活動。唐佳霖，麻煩幫我測一下現在的海水溫度。」楊敏說。

坐在左側觀察窗旁的唐佳霖看了一眼儀表，「1.7度。」

「不是這裏，不是這裏！我要找的是那個地方，溫度肯定有兩三百度，是個『黑煙囪』！」

「黑煙囪」才是他們這次下潛的目的。在海底火山口附近，滾燙的熱水遇到冰冷的海水，一時間濃煙滾滾，彷彿剛被澆滅的爐子，因此被稱爲「黑煙囪」。

楊敏換了個跪姿，趴在窗前，拍照、觀察、記錄。「唉，就像購物狂進了大商場一樣，我甚麼都想要啊！水樣本、岩石、沙子樣本……啊，看，那是甚麼！」

隨着岩石斜坡的爬升，一大片零星星的白色花朵展現在面前。

「花？這裏怎麼會有花？」付雲濤也愣住了。

「不可能有花！在這個海底深度，你看到的所有像植物的生物，其實都是動物。我看看……那些花都是海葵！」

每一隻海葵都擁有無數根絲線一般細長的觸手，張張合合，潔白柔軟。先是幾隻，接着十幾隻，錯落在岩石上。

「的確是海葵！我們到了，這一定是『黑煙囪』附近。」

「蛟龍號」沿着陡峭的火山斜坡攀爬，45度的斜坡，稍有不慎，就會刮擦到潛水器的底部。當它一躍到懸崖頂部時，只見無邊無際的海葵蔓延成片、張開觸手，彷彿剛剛落地的蒲公英，還沒有扎下根鬚，只得隨着洋流左右搖擺。在海葵的近旁，貽貝簇擁在一起，像蘑菇一樣，一片挨一片地生長。

「這裏在地理學上被稱作熱液區，由於火山的原因，這裏的熱液從『煙囪』裏噴出來，與外邊冰冷的洋流相遇，冷熱交織，就瞬間凝固，變成了一個個『黑煙囪』，持續地冒着煙。這裏沒有太陽，這些『煙囪』就是所有生物的太陽。」楊敏興奮地解釋，不禁再次驚歎，「這裏可真美啊！小付，你幫我採集一點樣本，那個海葵幫我弄一隻帶回去。」

潛水器慢慢靠近，模仿人類胳膊的機械臂戳了戳一隻海葵，牠不躲不藏，不驚訝也不歡喜，只是輕微地張合。

「你看，牠們都不怕人。」付雲濤輕輕鬆鬆地就撈了一隻海葵，可牠太柔軟了，一托起來就被洋流沖走了。

「這說明我們是牠們見到的第一波人類啊！海葵抓不到的話，能來一塊沉積岩嗎？」楊敏想站起來指是哪塊石頭，但『蛟龍號』的球艙不高，她只能彎下腰，盡量把頭伸到主觀察窗附近。

唐佳霖向後挪了挪身子，給她讓出地方，同時無意間瞥了

一眼楊敏那側的觀察窗，他幾乎驚呼出來，緊接着就把楊敏推回座位上，而後者還在比較哪塊石頭更大，於是不大樂意地在位子上扭了扭身子。

「楊老師，您仔細看看窗外。」

觀察窗外的景象讓楊敏和付雲濤同時大吃一驚。「蛟龍號」離「黑煙囪」太近，窗外黑煙滾滾，直撲而來。

「這『黑煙囪』快燒到潛水器了！得趕快離開！」

付雲濤的聲音激得人起了雞皮疙瘩，只見他兩腮上的線條緊繃着，讓楊敏覺得，他的鎮定之下，正暗藏着遽然湧起的緊張。

「不採集樣本了嗎？」楊敏問。

付雲濤不說話，眼睛盯着屏幕，手上握着潛水器操縱桿。他已經以這個姿勢跪了四五個小時，像爬山虎一樣定在艙壁上。

唐佳霖年齡小一些，脾氣似乎也小一些，見潛水器離開了那一處黑煙，他鬆了口氣，但還是免不了責備楊敏：「您是科學家，應該知道，整個潛水器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玻璃，如果黑煙囪使玻璃熔化，那麼海水瞬間就會進來。這裏是深海，壓力使得每一滴水都會變成最鋒利的手術刀，可以瞬間把我們和潛水器切開……」

楊敏仍想說點甚麼，卻聽到付雲濤在向母船申請上浮。

「怎麼？這就要上浮？我們下潛一次不容易，應該多採集點樣本回去研究的啊！」

「剛才靠『黑煙囪』太近，說不定潛水器已經受到了損壞，繼續下潛風險太大。」付雲濤不留餘地地堅持。

付雲濤操作潛水器，再次扔出壓載鐵，然而屏幕上顯示，這次只拋出了一塊，另一塊壓載鐵卡在了出口。他和唐佳霖迅速地交換了下眼色，空氣瞬間變得凝滯起來。

這氣氛很快被楊敏捕捉到了，「怎麼了？出甚麼事了？」

深深吸了一口氣，付雲濤才答道：「有一塊壓載鐵沒拋出去，這導致潛水器上浮的浮力不夠。也就是說……」

潛水器的壓載鐵每次都是根據「蛟龍號」下潛的深度和海水密度等條件算好重量的。當下潛到目的地時，必須拋出兩塊壓載鐵，才能懸停作業。而當他們想要上浮時，也必須要不多不少地再拋掉兩塊，才能使潛水器獲得足夠的浮力，浮上海面。

唐佳霖太清楚只拋掉一塊壓載鐵意味着甚麼了，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說：「我們，可能浮不上去了。」

「唐冉，快把車子推出來，我們要去夜市出攤了！」

穿着件發黃汗衫的男孩一動不動，目不轉睛地盯着電視。「蛟龍號」的紀錄片正播到關鍵處，他的心被懸着，立在那兒，對媽媽的招呼充耳不聞。

媽媽過來，「啪」地一下把電視關上了。

可男孩依然站在黑下來的屏幕前，好像用力看，還能分辨出一點人的輪廓來，讓他把後邊發生了甚麼看完。

從那個傍晚開始，那艘潛水器便游進了他的腦海裏，再也沒有離開過。